

# 海外工作外一章

梁子衡

## 一、再搔搔癢

筆者許久以前替本刊寫過一篇「海外工作十七年」。發表後接到很多朋友來信說：拙文對僑務工作尚能搔到癢處，但搔得還不過癢，希望有暇再寫一點，以促起海內外人士對僑務工作的注意。我本「有心」，時間「無情」，終未執筆。同時，我還覺得，論事必涉及人。我在僑務崗位所追隨過的長官和同事，現均健在，龍騰虎躍，德業正隆。行文之間，難免帶上一些感情。用字一不小心，就容易引起誤會。不過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在長官、同事之前，懇誠論事，亦有好處。因為，這樣至少不容許張開眼睛說謊，有損真實。

爲了配合本刊風格，現在謹以輕鬆的心情，來談談三兩樁人和事。

## 二、僑務有性格嗎？

我們常聽到內閣有「經濟內閣」有「財經內閣」、有「戰開內閣」、有「反攻內閣」。內閣有「性格」。演繹來說，僑務似亦有「性格」。

政府播遷臺灣寶島以來，僑務委員會四易其長。鄭彥棻先生時代，因他開辦僑團招待所，叫出「非以役僑，乃役於僑」的口號；又召開全球性僑務會議，在「劍潭新莊」會場門首掛上「海內外一條心，救國救鄉齊努力」的一副對聯。鄭先生這一階段的僑務「性格」，本可稱爲「服務僑務」或「戰開僑務」。但自他另創一句「無僑教即無僑務」之後，大家便在有意和無意之中，咬定它是「文教僑務」了。

陳清文先生上場，沒有創新的號召，但因爲由招商局董事長轉過來，社會人士乃視之爲「經濟僑務」。

後來，周書楷先生以外交部政務次長調任僑委會委員長。「經濟僑務」褪色了。乃以「外交僑務」出現。

現任委員長的高人言先生，因爲曾一度擔任

過教育部常務次長。「外交僑務」走了，似乎又是「文教僑務」登臺。

其實，四任委員長，誰也沒有決定了自己的僑務「性格」。所謂「文教僑務」、「經濟僑務」或「外交僑務」，只是一種附會或人事調整時主動的或被動的一種藉口而已。

我開始時，也認爲僑胞移殖海外是經濟性的要求，及後一路摸索，始認爲僑胞移殖海外，是中國內部變化、發展的一種結果。農村變動，國人有由農村向都市走，又有由國內向國外走。中國移民是基於「四海一家」開闊的中華文化精神，和富於創造的嶺南文化性格爲其主要動力。因爲我們中國地大物博，如祇爲了經濟的要求，自可以「江湖賣藝」、「下海捕魚」、「上山採樵」來謀生。足見僑胞移殖海外，在經濟要求之上，必具有一種文化的衝動。僑務有性格嗎？有。甚麼性格還得從詳研究。我們不要冒充專家，妄下結論。

### 三、僑務滄桑錄

我們過去對僑務工作一向缺乏定見。一下子視為政務，把僑務機構隸屬於政府；一下子視為「黨務」，把僑務機構隸屬於黨部。一下子視為中央行政，把僑務機構設於中央，一下子視為地方行政，把僑務機構設於粵、閩或上海。

大約民國四十六年左右，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外交組和僑務組，研究光復大陸後的僑務機構時，一些曾服務外交界的委員主張僑委會合併外交部。在外交部下設一個僑務司。後來筆者也擔任光復會的委員，每遇見這些朋友，都開玩笑。談到僑務機構時，他們必說：「世界各國都沒有僑委會呀！」我也必說：「世界各國都沒有「一千八百萬國民僑居在海外呀！」彼此「呀！呀！」兩聲也沒有事。但這可證明我們對僑務的看法，如何不同了！

現在就有幾個仁智之見的問題，擺在面前：

- 一、華僑轉變為華人，是不是華僑社會的消滅？
  - 二、華僑轉變為華人，是否就沒有僑務？
  - 三、僑務傷害了外交，抑僑務支持着外交？
- 我不說別人的意見，只說我自己的意見；第一、華僑轉變為華人，只是華僑社會變為華人社會，不是華僑社會的消滅，而是華僑社會的更擴大；第二、華僑社會轉變為華人社會之後，還是有僑務，而且更需要僑務。不過，僑務的觀念、政策、和作風都須改變；第三、僑務是支持外交，而不是損害外交。當然，這只是我個人的管見。

。自不能強人「苟同」。

幾任委員長，我愛鄭彥棻先生那副為政策辯護和硬幹、苦幹的精神；我愛陳清文先生那副「無慾則剛、有容乃大」的決決風度；我愛周書楷先生那副「有為有所不為」的紳士氣派；我也愛高人言先生那副能唱能舞，肯幹、快幹的衝勁。如果一定要對廿年來僑務找出一點批評的地方。可能是他們把僑務問題看成為政治問題重於社會問題。

### 四、社會性格拉着僑務的

腿

鄭彥棻先生時代，大家祇知道他創造過「無僑教即無僑務」的一句名言。却少知道他會創造出，比「無僑教即無僑務」更寶貴的，對華僑經濟有深遠影響的：「華僑經濟由商業資本轉變為工業資本」的一句話。以一句話標出一個政策。這句話可以代表一百數十萬字的論文，也可以寫一本經濟學的巨著。

這句話本希望「花鼓歌」影片中的老華僑，把藏在床底下的美鈔放存銀行或投資工商業；本希望我們的「爸爸」、「伯伯」、「叔叔」放下「三把刀」，從菜館、洗衣館、雜貨店、理髮店走向工廠；本希望我們一家人閉門做小買賣，變為與天下人合作做大企業。可是，由於華僑社會保守的個性，把由商業資本轉變為工業資本這個政策扯着了腿、使進步甚為緩慢，工作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。

我曾在拙作：「華僑社會研究」一書中說過

，我們過去的僑務政策「內向性」太重，這政策當然是內向性的華僑社會性格影響下產生出來的。

江西同胞背着一個包袱落鄉上市舞猴子，「耍」了「吃」了就走；海外僑胞背着一個包袱渡海出洋謀生活，也「耍」了「吃」了就走。華僑社會本可與當地社會「佳偶天成」、「永結同心」。但大家却沒有這種雅量，偏存心和人家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」。因此，華僑社會始終是「寄生」、「附庸」，成為江西同胞背上的包袱，跟着背脊到處跑。

華僑社會的性格又扯着僑務政策的後腿了。僑務政策「以牙還牙」。當僑胞出國，一條左腿踏上飛機的時候，它也急急地拉着他的右腿。大家都要「內向」，希望「衣錦榮歸，光宗耀祖」，於是乎，造成華僑社會成為一幢「活動房屋」，而無法建設一幢「摩天大廈」！

### 五、熱情！熱情！熱情！

有人說，海外華僑社會是中國農村社會的「海外版」。原則可以這樣說，可是，亦有多少修正了。但無論如何，華僑社會的倫理觀念甚濃。最能代表他們這種性格的是：他們見「官長」如同見「家長」。你切不可擺架子，打官腔。他們回國視同回家。你對他們必須熱情。

我在僑委會會辦過接待工作。十多年前，一位旅加僑胞林先生伉儷回國觀光，我在機場替他拿過行李。當晚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歡宴，林

先生看到我，便拉着他的夫人說：「拿行李就是那個肥仔（胖子）了。」他的夫人說：「一點不錯，我們給他吧。」他便拿了十塊新臺幣塞在我的口袋。當時很多軍官和僑胞在座。我對他說：「臺灣不興給小賬的！」他說：「少少的，買糖果。」我把十塊錢拿回給他。我並忽然想到，他們賢伉儷把空軍總部視為「家庭」，把我視為「子侄」。這樣，一肚子尷尬氣便煙消雲散了！

與僑胞談話，也得要「家庭化」。他們的開場白，往往是想當年，我的祖父怎樣怎樣。然後說到父親，再後說到自己，最後才開給你託辦事項的清單。如果當他說到父親的一代，你就作送客狀。他會鼓紅着臉皮，表示遺憾。甚至會說：「我化了很多錢才回來一次呀！」

前後幾位僑務首長接見僑胞。各有風趣：鄭彥棻先生長於週到精細；陳清文先生長於輕鬆親切；周書楷先生長於溫文冷靜；高信先生長於爽快熱情。聽說與僑胞關係甚深的吳鐵老，兼有鄭、陳、周、高四位先生的長處。我沒有機會目擊、體驗，不敢妄斷。

總之僑胞多是熱情！熱情！一百個熱情！

### 六、外一章、外二章

這篇「海外工作外一章」之後，可能還有外二章、外三章。得看時間和興趣來執筆。我希望儘量避免對人對事帶上褒貶，祇透過這些遊戲文章，對僑務工作多發掘一點問題。

要對這「外一章」作結論。我想只有一句話：僑務工作的成敗，完全決於華僑社會能否進步。

金像獎大明星雷克斯哈里遜領銜主演  
福斯公司皇牌喜劇



「俏佳人大鬧逍遙宮」

20th CENTURY FOX PRESENTS  
**REX HARRISON**  
**ROSEMARY HARRIS**  
**LOUIS JOURDAN**  
**RACHEL ROBERTS**



IN A FRED KOHLMAR PRODUCTION  
**A FLEA IN HER EAR**

Co-starring JOHN WILLIAMS GREGOIRE ASLAN EDWARD HARDWICKE  
Produced by FRED KOHLMAR Directed by JACQUES CHARON Screenplay by JOHN MORTIMER  
Production Designed by ALEXANDER TRAUNER Music by BRONISLAW KAPKA  
\* CLAUDE LONGET Sings 'A FLEA IN HER EAR' - Parovision - Cobi by Deluxe